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為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咈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貴李廣、其命之謂乎

孟宗泣竹得笋、主祥卧冰得魚、其性之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慍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似多了一層意思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戊戌

有神聖之人、有神奇之人、有神奸之人、何謂神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何謂神奇、佛老是也、何謂神奸、鄉愿是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

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
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
識矣
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来續繩繩不
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
曰凡所以為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為禍福
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来吾
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
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

真精神迥然不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
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
其為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
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
到此一絲莫遁矣
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仰鑽瞻忽道其間
一副精神正與釋迦雪山苦行時不差些子若
於此沒個回頭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惟其一則
悟思不如學一則得夫子循循善誘轉入博文

約禮中來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為萬世斯文之主也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趍世者有遯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季時嘗欲建議請升王文中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配享不果已而忽謂予曰是惟濂溪晦菴兩先生乎此語既非蹈襲又非杜撰必有說在

孟子論士列鄉國天下為三品愚謂議從祀者亦應倣此道足以冠一鄉則祀於一鄉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一國則祀於一國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天下則祀於天下之學宮可也一日偶與管東翁及之東翁以為然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為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為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

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也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撿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得明白何必擒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又與他拈個充字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箇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為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為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之知

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脩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不如是又何疑於孟子哉

或問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最能撥動人又有不學不慮之說何也誠不學不慮又何為焉得無悖歟敢請曰兩下各有個意思須參統本文推詳不須東牽西引孟子不云乎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蓋當戰國時道術陵夷人心陷溺其庸庸者無論已即其自負為聰明才辯者亦惟是相與日夜馳騁於功名富貴之中曾不省自家性命為何物語及仁義或見以為奇特或見以為玄

妙、或見以為高遠、或見以為繁難、逡巡四顧、且疑且憚、莫敢承當、甚可怪也、於是孟子特為他標個良能良知出來、若曰、你看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箇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他亦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甚麼、即你向來以為極奇特、極玄妙、極高遠、極繁難、且疑且憚、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却何等平常、何等實落、何等卑近、何等易簡、你將謂學也不能、原

来不學自能、你將謂慮也不知、原来不慮自知、於此轉個念頭、必有為之懽然、而踴躍者矣、既不學自能、尚安得曰學且不能、既不慮自知、尚安得曰慮且不知、於此又轉個念頭、必有為之翻然而振起者矣、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歆人之必為堯舜也、這是一個意思、曰然則言必稱堯舜宜也、舍而取證於孩提何也、曰堯舜是兩個大聖人、人聞了他的名、便驚起来、即去勸他做堯做舜、

他且笑以為迂置而不理即去嗔他不如堯不如舜他且詫以為苛受而不慚於是孟子又特為標個孩提出來若曰你莫認得聖人太高自己太低就如世間孩提那一個不是堯舜堯舜愛親孩提也曉得愛親堯舜敬兄孩提也曉得敬兄堯舜之愛親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愛親敬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你還於此分別得孰為聖人孰為凡人否我說你原是個堯舜你定推讓我說你原是個孩提你還推

讓否我將你與堯舜較量你便甘心認做不如我將你與孩提較量你還肯認個不如否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激人之必為堯舜也這又是一個意思乃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看個為字委是表功夫看個可字却是表本體不學不慮之說正代可字發明代為字從史總之多方設法提撥他上這條路耳有何悖乎

或問世之說者何紛紛也有以學格不學有以不

學格學有以慮格不慮有以不慮格慮吾請得而析衷之不學而能良能也學所以致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良知也慮所以致其良知也故論本體即凡人亦不學不慮論功夫即聖人亦學且慮子以為何如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程伯子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即當敬以治之合脩治而脩治義也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却說得恰好若執定一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何嘗學何嘗慮那時節他的良能良知亦何嘗不致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為太王長子一旦偕仲雍去而之荊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即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流傳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為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西銘理一而分殊伊川此一語乃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發若執此說西銘却又泥了

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

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虛頭漢耳。到這裡又未嘗諱言悟也。

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個個做聖賢方歡喜。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為親切。若以意念為心。照察為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或問心。曰。莫辨於書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何言乎人心道心。曰。莫辨於易矣。乾道心也。以其微故曰見郡龍無首吉。坤人心也。以其危故曰利永貞。

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是謂衆妙之門。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是謂衆禍之門。

從道心發來。方是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神至妙。方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是肫肫淵淵浩浩

方是不識不知方是無聲無臭方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從人心發來無論出於惡者乖剌謬戾直與道心判為兩截即其出於善者或是偶中或是硬做尚與道心隔却幾層不可不察也朱子答陳同甫曰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塲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塲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愚按此書剖

析得道心人心最分明宜玩宜玩

或問世之狹薄程朱甚矣以為是拘儒腐儒云爾何也曰吾始者亦頗訝之及讀莊子而後釋然也試舉其畧一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仁義人之性耶曰然曰何謂仁義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下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趍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一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

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一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
入而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
則純白不備吾羞而不為也有問曰子奚為者
耶曰孔丘之徒也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乎
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
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一曰魯哀公問於
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棄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
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夫使民
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由此觀之正與世之非刺程朱不殊耳然則孔
子且不免以拘儒腐儒受訶也又何惑於他曰

吾聞莊子憤世之雄也彼見夫儒者之宗孔子
率流而為拘為腐有激乎其言之非情語也曰
是則是却只道着一半
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以不知也孟子殀壽不
貳夫何以不貳也吾儕要透朝聞夕可消息須
於此究心
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脩也誨人不倦言
證也

淳公少好獵既受學於元公自謂已無此好元公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
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
知果未非是功夫十分入微何能便勘得到此
吾是以知元公之不可及也
或問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何如曰在魯齋則可
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元地而草
廬故宋人嘗試鄉校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
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
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西宋

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衷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為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屈之不疑以為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為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為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蓋自其心論之也

或問微生畝以孔子為佞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語極遜順而又不為屈或人以孔子為不知禮孔子曰是禮也語極直絕而又不為峻至

王驩以孟子為簡而孟子折之幾於聲色俱厲矣此程子所以謂其有些英氣也曰然則宜何如曰夫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是恰好語更不須贅一字曰此意固好只是君子也要識時試看戰國時還少得孟子這一段英氣否無論孟子即如孔子豈不渾然太和元氣乃其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於三家雍徹則曰奚取三家之堂於臧文仲則曰竊位於臧武仲則曰要君於子西則曰彼

哉彼哉於今之從政則曰斗筲之人何凜冽爾
爾莫亦有些英氣否竊謂程子之說固自有見
亦須善看不得執着也
溫公之釋格物曰扞禦外物蓋本論語克己之義
來特覺手勢太重耳乃朱子駁之曰是必閉口
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
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釋格物曰即物窮理
蓋本中庸擇善之義來特覺局面稍濶耳乃陽
明駁之曰是求孝之理於親求忠之理於君也

幾於不成話矣吾不能為兩先生解也
原洛張師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
人矣吾聞其語矣言顧行行顧言者也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也看得甚好
益以損上益下為義乃益之上六却主於損下損
以損下益上為義乃損之上六却主於益下何
也此有二說就一卦而觀上者卦之終也終則
極極則變益變必損損變必益君子察此可以

慎厥終矣合兩卦而觀益之上即損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損損之上即益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益君子察此可以慎厥初矣

或人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為不知禮孔子以為是禮或人只論知不知孔子只論是不是曰知則有能知者有所知者我與禮猶若二然曰是即我即禮即禮即我連這知字也沒處放着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為二者朱子也以為一者陽明也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陽明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試看兩先生之說是一是二

知行之說大易揭其原中庸悉其委試取而參之或分言或合言或單言或對言或互言無所不可正不須執一而廢百也

往歲唐仁卿過訪涇上語次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願相與

再商焉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這是無形無影的何處究詰他以此相提而論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相去遠矣老莊惡言仁義吾安得不惡言心乎吾以救世也予目季時云何季時曰仁卿一片苦心吾黨不可不知却須求一究竟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看來當是時已有播弄靈明的了所以特為立箇標準

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乃首肯

佛法至釋迦一變葢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去人倫矣至達磨再變葢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而客漸矣至五宗三變葢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以後法席雲興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輩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為爾爾曰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来便不免落窠巢任是千般